

声音中国：生态音乐学丛书

# 草原声音漫记

总主编：萧梅

本卷主编：徐斯韩 | 乌兰其其格 | 程俏俏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4J1406

声音中国：生态音乐学丛书

# 草原声音漫记

总主编：萧梅

本卷主编：徐斯韩 | 乌兰其其格 | 程悄悄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声音漫记 / 萧梅总主编; 徐斯鞞、乌兰其其格、程悄悄本卷主编.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23-1520-2

I. 草… II. ①萧… ②徐… ③乌… ④程… III. 蒙古族-民歌-内蒙古-文集 IV. J607.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005号

书 名: 草原声音漫记

总 主 编: 萧 梅

本卷主编: 徐斯鞞 乌兰其其格 程悄悄

---

出 品 人: 费维耀

责任编辑: 李 娟 张佳玥(助理编辑)

封面设计: 刘梦辰

印务总监: 李霄云

---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 200023

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www.smph.cn](http://www.smph.cn)

发行: 上海音乐出版社

印订: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78 1/16 印张: 11.5 图、文: 184面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 978-7-5523-1520-2/J·1406

定价: 68.00元

读者服务热线: (021)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 (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 (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郑重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声音中国：生态音乐学丛书”

丛书主编：萧 梅

本卷主编：徐斯韡

程俏俏

乌兰其其格

## 躲避农耕

不要耕种葡萄，你会被它纠缠；  
不要耕种谷物，你会被它牵绊；  
牵着骆驼，赶着羊；  
那一天到来，你会带上王冠。

——游牧人的诗

## 序一

这是一本由不同身份的人写下的蒙古草原声音生态随笔集，我亦为作者之一。

从1996年开始我便与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草原音乐的采录和研究，与草原上的牧民、歌手、老师和孩子们的相处，对草原音乐文化历史与现状的感触，包括激情、振奋、感伤，甚至也有愤怒……当一切的冲动都沉淀至心，留下的是始终盘旋不去的自然意象——草原红日。

在1996年之前，我对这块象征中国北方草原的内蒙古有多少了解呢？匈奴、鲜卑、拓跋、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各民族断断续续地以编年史的方式出现在我读过的教科书上。然而，千百年黄沙白草、大漠长烟，整个北方游牧部落的历史，以及今天仍然在草原以牧业为生的蒙古族人民，对他们在经济、政治、自然乃至人类学意义上的部族生活-文化方式，我没有任何感性的体验。这种无知，是因为北方草原，对我这个生长于东南沿海丘陵地带的田园农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

直到有一天我登上长城眺望塞北，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冲动，在中国大陆上，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有海洋、湖泊、森林和草原，并存着渔猎、游牧和农耕的不同生活-文化方式。怎么样合理地解释它们的存在及其价值，而不再使用诸如野蛮和文明，或者编年学上的距离来定义各个民族及其生活-文化方式？那么，那些远方而来迅疾如风的铁马金戈，对游牧部族的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草原和牧场又给予那里的人民什么样的生存条件？而这

样的生存条件又孕育了什么样的文化方式？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求知欲？

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在草原驰骋的部落，于是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确定了自己的高颧骨与草原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血缘上的追索是不可抗拒的。

当书本又一次告诉我，蒙古包的毡门是朝向日出东南方向，霎时，我的全身贲张着喜悦，终于有了一种感性体验的共鸣。那是1965年，在几乎整整半年的小学生活中，我曾天天站在福州市西郊的那块田园里，面对着东南方的乌山，放声高唱着那首如泣如诉的蒙古族“赞歌”。那会儿，我的全部感觉寄予了清晨的红日，它，跟蒙古包里走出的牧人看到的一样吗？

终于，在1995年的最后两天，我像往常一样整理起行装，准备开始自己职业生涯中又一次的田野考察。我将共事的同伴有乔建中、韩锺恩和内蒙古艺术学院的木兰。此前，他们已于1994年和1995年两度考察了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乌审旗和鄂托克前旗，收集了蒙古族佛教、天主教音乐，以及民歌、器乐曲等几十小时的田野录音。

这些工作无疑是一种诱惑。直到1996年1月3日，飞机一在通辽机场降落，科尔沁草原的大风就裹挟了我们。这一裹，就到今天。

就蒙古族音乐研究而言，历代音乐学家的积累不可谓不丰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立足的这块高原原本就是音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就在前两天，我收到一封来自浙江音乐学院学生的来信，她说：“我自己和我身边有许多蒙古音乐的爱好者，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蒙古音乐可以做到和流行、摇滚，以及其他不同音乐的结合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蒙古音乐呢？”嚯，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其实，我和我的老师、同学以及学生们都曾无数次地以此发问。然而，蒙古音乐的世界性，需要每一个热爱它的人去体认。

2013年，我们以“声音中国：生态音乐学影/音民族志”获得

了“中央支持地方财政”项目的资助,首先便是“北方草原双声音乐”的田野考察与摄制。此外,如何更深入地以“soundscapes”为主旨,以在一个生态图景中激发我们对草原及其人民运用声音建构生活空间、参与社会活动的感知,以及体验在声音之中,牧民们是如何与社会、地方、世界交往的,这些应该是我们走进草原长思常新的话题。而在这个影音民族志项目执行之前,我所工作的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建设的“中国民间歌唱唱法资源数据库”与内蒙古艺术学院杨玉成教授领衔的“内蒙古民族音乐传承驿站”合作建设“蒙古族长调、潮尔唱法数据库”,力图发现民间歌手自有其建立在声音运用上的歌唱类型,并由此体现出一种生态性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声音感。而在拍摄民族志电影和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在内蒙古艺术学院进行了介入式的征文。这个征文活动题为“生态·声态·心态:草原声音景观”,并以“声音”作为调查研究以及描写的关键词,去理解草原声音文化和生态关系的形态、图景和意义。征文公告中的问题包括:

- 你知道草原上的四季与声音的关系吗?
- 你熟悉多少种草原上的鸟鸣? 风声?
- 你知道牛、羊、马匹、狗吠以及你所接触的游牧生活中的不同声音所代表的含义吗? 比如你能分辨出健康或饥饿的牲畜所发出的声音吗?
- 你的奶奶,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们最喜欢什么样的歌?
- 你知道多少与草原上的生态或生物相关的歌曲?
- 你知道多少与草原声音景观相关的故事和传说? 它们的内容是什么? 你是听谁说的?
- 让你烦恼的声音是什么? 让你害怕的声音是什么? 什么声音让你愉悦? 兴奋? 或者想家?
- 草原上的女人和男人对声音的感受一样吗? 你最熟悉的生活中的声音是什么?
- 能告诉我们一个有关你自己与声音或者歌唱相关的、令你难



忘的故事吗？

- 你有过让声音引发全身鸡皮疙瘩的经历吗？如果有，请描述你的体验。
- 你经常使用的听歌媒介是哪些？你对真人演唱和广播电视节目的感受如何？你记得第一次听广播的情景吗？你最喜欢的节目或者内容是什么？它们伴随你多久？
- 草原生态的变迁带来了何样的声音景观的变迁？你置身其中有何感受？能说一个具体的故事吗？
- 什么样的声音让你感到自己是个蒙古人？什么声音能够唤起你的“地方感”？

这本小书，由“行走的耳朵”和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乌兰其其格博士共同编辑。期间，我们与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合作中相知，并在探索蒙古音乐中继续前缘，其中有我的女儿也有我的学生们。虽然，对于他（她）们而言，草原的行走才刚刚开始，但对我来说，好像再次置身于清凉的杭盖，听到那不可思议的、长长的回声。

萧 梅

2018年1月19日于上海驿站

## 序二

本书的序就以牧民巴德玛斯楞阿爸写的手稿开始吧：“长调是我们蒙古族从久远的时代开始，将模糊的、片段的、短促的、松紧的 hog ayalgu(乐音，或音乐构成要素)，经过一代代人的连接、拉长，形成了特殊的形态和构造。我们民族所处地域宽广，地理构造各异，不同部族的音乐、歌词、发音也不一样。这与歌唱环境，即高山、悬崖、沟壑、平原、湖泊以及蒙古包内演唱的回声不同有关。也有从外部吸收而来的声音。那是水流的声音、风吹草木的声音、鸟鸣、鹿鸣(woromdahu)、马嘶鸣(wursen inqagahu)、骆驼叫(boilahu)、牛叫(mugerehu)、羊和山羊叫(mailahu)、狼叫与狗吠，我觉得这些声音融进了音乐中，但不是完整搬过来的。”这是民间歌手巴德玛斯楞阿爸的感受，他总是说，“quuraa”——回声是长调旋律中的重要构成，我经常读蒙古文的原文，就像反复回味一首好歌一样。

我为本书提供的稿件主要有三部分：民间歌手口述采访稿、民间歌手开放课逐字稿和我向学生征集的稿件。

因为自己教学的便利条件，我向声乐教育专业和作曲专业(汉语授课)、民族音乐学理论专业(蒙古语授课)和蒙古族长调表演专业(蒙古语授课)的学生征稿。我们在课堂上自设题目限时写作，要求描述自己对音乐或自然人文声响的感受或故事，而且反复强调是个体的真实感受。征文和阅读是有趣的过程，我看到“一年秋季，我正骑着沙柳坐骑为天鹅飞走而哭泣……”的小女孩(乌尼热《莫日格勒河歌唱的旋律》)，听到乌尤很独自一

人在草垛上唱歌(乌尤很《独自一人》),我闻到了味道(其木格《有味道的声音》),我还看着娜荷芽写着写着文章哭了(娜荷芽《悠扬的歌》),看文章后我也感动了。我喜欢如此敞开心扉的文章,情感细腻丰富,表达抒情完整又真情实意。

我提供的口述资料是乌珠穆沁民间歌手巴德玛斯楞、陶格涛和西拉夫三位老人的访谈节选。

巴德玛斯楞阿爸的口述采访资料不用编辑,直接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完美的文章。我在2008年夏季参加“全国乌珠穆沁文化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语言措辞优美流畅、举止和穿戴的细节都散发着“乌珠穆沁式”智慧和高贵的阿爸。在我的提议下,2011年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邀请了他和陶格涛阿爸,两位乌珠穆沁风格长调代表性传承人入住“民族音乐传承驿站”进行录音、采访和传承工作。老阿爸的确是一位出色的民间智者,虽然没上过学,这位介绍自己是“出生在第十六个六十年的太阳年”的人,是当代游牧文化的继承者,他通晓故土的自然与人文就像熟知自己掌心的纹理,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民俗、审美价值、个人经历、民歌背景等方面都有自己精彩的见解和独到的阐释,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都是珍贵的资源。

书中也用了陶格涛阿爸的采访资料。他平时话不多,歌却唱的特别好。有一次我问陶格涛阿爸什么时候最想唱歌?他说春天在山地草场赶马群的时候,马儿狂奔,马鬃在眼前起伏波浪,这时歌儿就会不由自主从心底涌出,也是这时放声歌唱最痛快。我想很多蒙古族民歌也就是这样产生的吧。这样的歌声往往能使人心的变得温柔,又充满幸福。

2008年初冬,我去东乌珠穆沁旗调查婚礼民俗时,专门拜访了陶格涛阿爸,并录了几首歌。回来后我在电脑上一遍遍地听,看着屏幕上穿着蒙古袍,端坐在蒙古包西北边的牧民阿爸那普通的容颜,有时竟会迷茫,那有着质感的、饱满又富有色彩的声音是出自这样普通的老人。那歌声开始时就就像大江流过平原一样平缓,逐渐增加装饰音“额格杜斯”而变得色彩斑斓起来,最

终直冲云霄,阳光在云间倾泻,随后又逐渐趋于平缓,直到春雨般渗入泥土。这不由得让人联想世间万物的规律而充满感慨和感动,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情感才能唱出这样的歌曲啊。

西拉夫阿爸是我在2012年认识的,他提出“真唱与虚唱”“真唱需要时机”等观点阐释得非常透彻,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有了探索蒙古族民歌审美意识的冲动。另外书中收录的《宝音图老阿爸与锡林郭勒民歌班的交流课程》的谈话访谈是我组织的,可话题早已超越了预想设定。我在当天的微信上记录和感慨:“学生们不仅学唱《神圣的喇嘛》《母鹿之歌》《摇篮曲》《十二属相歌》,描述马的多种步态与旋律节奏,讨论地貌、民俗与音乐的关系,九重天信仰和萨满法师斗法,甚至从学歌引申到欲望与智慧的关系……老人和孩子们涉及的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民间歌手们面对晚辈,而且是在用母语的交流中这些话题才自然流畅地呈现,如果刻意采访时效果又是不同。”课程很精彩,可我觉得书中的课程谈话摘录并没能充分体现当时的氛围。

除了采访,田野现场也给人带来更多的惊喜。有时民歌能带人进入奇妙的瞬间。我在乌珠穆沁参加婚礼听歌手吉日嘎拉图演唱《yehe bogda bvlagan hanggai》(译为:颐和宝格达宝丽干杭盖),当人们赞叹简直把古老的杭盖原貌搬来了时,忽然觉得这首歌在周而复始的民俗生活中打开了时空之门,带着人们回到阔别五百多年的故土阿尔泰山脉中的圣山——yehe bogda bvlagan hanggai。这也解开了我的一些疑惑,比如他们为什么对那么久远的地方有着那么深厚的情感,原来从来没有离开过。

乌珠穆沁人不仅有世代相传的阿尔泰故土以及迁徙的故事传说,还在习俗里保留着马鞍的摆放要指向西北方向、酿酒壶嘴要朝向西北的习俗,更是在祭祀苏立定的仪式、招福仪式,节日的家宴里终而复始地演唱着诉说着,故土始终在场。我在2009年的采访中听到西乌珠穆沁有座山叫“baiqa”(译为:百恰),据说山形很像阿尔泰故土的某座圣山,所以起名为“baiqa”(形态

或状态)。

我觉得长调的旋律和歌词本质是不同的。前者更古老更接近自然(广义的),后者变化多样更具社会性,二者在结合过程中经过了复杂的审美概括,后又形成了层层的意义,而这一切又是动态的,呈现出一种生命的质感。所以我觉得长调民歌并不简单。聆听、观察、采访是不断靠近的过程,越靠近就越觉得时间不是点状延续的物理时间,在音乐里,在敬酒的动作里,在敖包里,过去、现在、未来共存互动,空间更是可以穿越或重叠。对于音乐来说抛弃这一切,就会成为电脑中点不开的连接一样,只剩下形式的外壳。

那些有趣的采访和学生的作品能在这里呈现,并且编辑成书出版是奇妙又难得的事情。非常感谢萧梅老师给与的参编的机会,感谢“行走的耳朵”程俏俏老师和徐斯韡老师的沟通和帮助,合作过程很愉快。

乌兰其其格

2018年1月于内蒙古艺术学院

## 前言

2012年，“行走的耳朵”团队加入上海音乐学院生态音乐学团队，对中国北方草原的“双声音乐”进行了持续近五年的调查和关注，本书作为阶段性成果，收录了有关蒙古草原的部分文章。

本书在即将付梓之际，编纂过程的回忆总是不断闪回。五年前，笔者曾为了追赶太阳，躲避身后即将遮蔽天地的乌云，在乌珠穆沁仿佛没有尽头的大地上疾驰，当笔者从车中探出头向那片黑压压的乌云高声呼喊：“停一停罢！”然而当我一嗓子喊出，声音还没到乌云那边，已经被风声卷去。在记忆中，当我探出头喊那一声时，风从四面八方而来，声音刚出去，就被风吹回来，打在脸上，生生的疼。

摆脱这片乌云后我们一行人就到达目的地——苏和家，很巧，太阳斜照下来，天空挂起了两道隐隐约约的彩虹，彩虹下面远远的，是苏和家的羊群。很快，太阳落山，彩虹淡去，羊群回家，我抬头望着羊儿往回走，听着羊群吵吵闹闹的声音由远及近——想到那个声音，即使笔者坐在上海的电脑桌前，面对着冰冷的电脑和冬雨，画面立即鲜活起来，好像我从未离开过草原一步——很想知道此刻的草原上，风在往哪里刮？草够牲畜们吃吗？别给它们冻坏了。

而后突然想到了安达组合的专辑《故乡》，封面是皑皑白雪覆盖的大地，迎着风雪排成一行缓缓行进的羊群，孤独的牧人站在羊群最末端。笔者试图揣摩牧人此时的心境，想想他听着羊

群的碎步踩在松软的雪上发出的声音和着此起彼伏的“咩……咩……咩……”

笔者很好奇,牧民们如何倾听他身边的声音?他们是不是听得懂羊儿的叫唤?也许是因为它们冻坏了,又或许因为它们要吃奶,还或许它们想到更远的草原去寻找自己走失的孩子?也许,长久和动物们生活在一起的牧民们是听得懂的。他们或许还能通过歌声和动物沟通,一如莫德格老人说的,她愿意唱歌给羊听。

笔者不停地搜索记忆中草原上的点点滴滴,对照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试图串联出一条完整的声音线索。

最后的成书中,我们将搜集到的文章,分成了四部分。通过老一辈的蒙古族歌者、青年的蒙古族乐队、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以及还在学校中学习音乐的蒙古族孩子,四种不同时期、空间、身份的人群对于蒙古草原音乐不同角度的聆听、感受和诠释。他们是如何通过声音感受自己的存在?又是如何用音乐构建生活空间,参与社会活动?他们的声音,又是怎样将他们与地方、与世界相联系?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声音认同或区分彼此的身份、或不同的历史时段?音乐对于他们来说,有何区别?又有何内在关联?

老一辈的歌者,拥有草原的一生,听着草原的声音,在马背上唱歌——有一天,他们从草原唱上了舞台,唱向了全世界——到了晚年,他们依旧回到了这片大地。当哈扎布老人的录音响起,那饱满又沧桑的嗓音似乎诉说着一只年迈的大雁飞停在草原上,风一起,潮尔草发出“呜……”的声音,而他所唱的“诺古拉”,难道不正是老雁迎风发出的一声声低鸣吗?

然而,正活跃在全世界各大 LIVE HOUSE,音乐厅和音乐节的那些现代蒙古族乐队,他们的音乐轨迹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草原,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吗?在唱着那些他们的祖辈们传下来的歌时,他们是否也会眼眶湿润?来自鄂尔多斯的乌仁娜是笔者的蒙古民歌启蒙歌手,而安达组合则是笔者接触的第一支

蒙古族乐队。一些在线音乐平台上,对于这些现代蒙古族乐队,总会有这样一些评论:“天地人都在心里”“一听到就感觉脚下是草原,想跳舞”“人在市井,心在草原”“单曲循环一夜”“鸡皮疙瘩”……这些评论大约也是笔者初听蒙古族乐队时的感受。

笔者有幸能够和草原结缘,近距离接触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们,他们中甚至有很多本身就是蒙古族,也在草原长大,但他们都是如何听懂蒙古族音乐的?我有感于杨玉成教授(班布袋)描写在鄂尔多斯田野调查时所遇到的阿妈需要“红火”一下(安排一次乃日)才能唱歌的经历——就是在蒙古包中,在“乃日”上,“行走的耳朵”完成了第一次与蒙古族喝酒、唱歌、交朋友的经历,这个过程甚至持续了一整个黑夜,像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派对。那一夜,仿佛天地间只有这个蒙古包,而这场似乎结束不了的乃日,久久不曾停息的歌声,似乎重新塑造了在场的所有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可以说,第一场的“乃日”经历注定了我们会与蒙古草原结下深厚的缘分,也是我们第一次听懂蒙古族音乐,听懂草原的时刻。

最后,上海音乐学院生态音乐团队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发布的一场题为“生态·声态·心态:草原声音景观”的介入式征文,得到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这些文章由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学生们用蒙文写成,再由乌兰其其格博士以及研究生特力功翻译成汉文,乌兰其其格博士在翻译中特别保留了蒙文中特有的语言习惯和行文特点。我羡慕他们的童年生活在草原上、沙漠里、牧场上……有的孩子甚至有自己的黑骏马!这是成长在城市里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而他们所描写的那一个个与声音,与歌有关的鲜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即使他们如今并不在草原生活,可是童年的草原生活在他们身上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布里亚特蒙古族有一首歌叫作《小草》,这里的小草指的是金棘草。据说这种草生长在寒冷的北方,因其根茎很发达,能深深地扎进土壤里,所以小草四季常青,因而布里亚特的老人们希



望小孩们能像金棘草一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严酷的环境下能健康地茁壮程成长。笔者心想，草原就是这样将这一代代的歌者抚养长大，让他们将这些歌唱到全世界。

文末，特别感谢上海音乐学院的萧梅教授给予“行走的耳朵”团队参与编纂这本书的机会；期间内蒙古艺术学院的乌兰其其格博士也花了许多时间与笔者沟通，解答蒙汉文之间的翻译问题；内蒙古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包青青通过学院的民族音乐传承驿站资料库在音响资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同时，“行耳”团队自愧水平有限，书中若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徐斯韪

“行走的耳朵”联合创始人

2018年1月于上海